

对照记

@

1963



杨 照

+

马家辉

著

+

胡洪侠

对照记

②

1963

杨 照

+

马家辉 著

+

胡洪侠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2012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对照记@1963/杨照, 马家辉, 胡洪侠著.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2.1

ISBN 978-7-108-03916-3

I. ①对… II. ①杨… ②马… ③胡… III. ①随笔—
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28794号

责任编辑 张志军
封扉设计 蔡立国
责任印制 郝德华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100010)
图 字 01-2010-7715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2年1月北京第1版
2012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720毫米×965毫米 1/16 印张 21
字 数 145千字 图57幅
印 数 00,001-30,000册
定 价 35.00元

序一

杨 照

比张爱玲《对照记》更货真价实的《对照记》

我有一个高中同班同学，当过台湾的“立法委员”，也经常上电视谈论政治议题，是在街上很容易被认出来的公众人物。他的外表看起来老成，和真实年龄有蛮大差距的。

一九九八年，我听他说过一个笑话。竞选跑摊时，有人问他：“‘委员’，你到底多大年纪？”他诚实直率地回答：“三十五。”那人点点头，回应一句：“噢，原来你是三十五年次的。”有了这次经验，下回在被问到几岁时，他改了一种方式回答，说：“我五十二年的。”听到他答案的人，也是点点头，回应一句：“噢，原来你五十二岁。”

这里讲的“年次”，指的是台湾通用，一直保留到今天的中华民国纪年，一九一二年是中华民国元年，所以民国三十五年是一九四六年，民国五十二年，就是一九六三年。

这位同学，年纪轻轻三十五岁，竟然就被误认为五十多岁！

对这个笑话，我印象深刻，不只因为他是我同学，而且因为被误认为比

实际年纪更大的情况，也常常发生在我身上。台湾有一种谈论世代分类的说法，按照中华民国纪年法称呼“几年几班”。民国五十年代出生的人（约略等于中国大陆的“六〇后”）就称为“五年级”，五十一年出生的是“五年一班”，五十二年出生的是“五年二班”，以此类推。我曾经多次遇到人家当着我的面说：“你们四年级的”如何如何；也曾经遇到人家讨论“五年级”的作家时，列出了一大堆名字，想破头再想不出其他人了，还是都没有提到我，带点尴尬也带点戏谑我提醒他们：“嗯，我也是五年级啊！”

在我身上发生的状况，一部分源自于长相，不过另外还有一部分，更大的一部分（但愿是），源自于我比较频密往来的朋友，几乎年纪都比我大，差不多都是“四年级后段班”，甚至是“四年级前段班”的。我跟他们聊天没有甚么隔阂，他们读的书我也读，他们迷过的电影我也迷过，震撼他们生命的歌曲也曾经震撼过我。差别在，他们大学时的经验，我往往提早在高中、甚至国中时经历了。

关于书、电影和音乐，我是早熟的。国中、高中，而非大学时代，才是我真正的生命摸索、形成期，这使得我很难跟与我同年龄，或比我年轻一点的人开怀畅谈。我的亲身经历与感受，对他们很陌生、很有距离，比较接近是耳闻来的“往事”；他们记得的深刻体验，我常常会有反应是：“都几岁了，还对这样的事大惊小怪吗？”没有办法同悲共喜，友谊的热度当然也就有限了。

所以很长一段时间，我对自己出生的这个年份，一九六三年，或民国五十二年，不太有甚么感应。一直到认识马家辉，到马家辉提议我们两个同年出生的人，应该来合写一本书。对于出生于一九六三年这件事，家辉的态

度和我截然相反——我总觉得我的身体里藏着一个更老的灵魂，家辉却希望、甚至主张自己的灵魂和身体都比一九六三年出生算来的数字年轻。我无法用看待其他台湾同龄人的眼光看待他，因为他从香港到台湾的成长经验，如此异质异类，引我高度好奇。

透过家辉，又牵连上了胡洪侠，异质异类的好奇就更强烈了。正因为在这三个复杂牵扯、既类似又微妙不同的社会成长，反而给了我和他们两人之间，浓厚、直接的“同代感”。我无法用我的经验记忆去假想、揣测他们看过什么、听过什么、想过什么，我只能拿自己看过、听过、想过的，去跟他们交换。

和这本书的关系，因而格外暧昧。作者的身份往往还不如好奇的读者身份来得重要。或者该说，写作不再必然是我想要表达、记录什么，而是为了知道家辉、大侠会表达什么、记录什么，必须付出的苦劳代价。

书名《对照记》明显是从张爱玲那里抄来的，不过值得骄傲的是，我们的书，比张爱玲那本《对照记》更符合书名文字意思。张爱玲“对照”图与文，实质上是用文字来解说相片；我们却是以三人的切身故事，在同样的题目下严格“对照”，同时对照出了我们这一代人成长的三个社会。

序二

马家辉

我希望他们都比我老实

既然合作写书，总有必要写一写跟两位写作拍档的交往过程。

我是认识杨照在先，或该说，是知道杨照这个名字在先。

我和杨照都在台湾大学毕业，他读历史系，属于文学院，我读心理系，属于理学院，他比我早一年入学，但我们从来没有活动交集。（其实也难说，我常跟杨照开玩笑道，老兄，会不会当年我们曾在台大的椰林大道上擦身而过、抢路互瞪？甚至，会不会当年我们曾经追求过同一位女孩子？）

杨照成名得早，经常在报刊发表文章、得奖、出书，我在赴美深造前于台湾担任杂志社记者，和许多同事都是他的忠实读者，对这位眼神深邃、声调厚壮的同龄人深表仰慕（听来有点肉麻，但确是如此！），其后我于九十年代到了美国中西部的威斯康星州大学攻读博士班，身边亦有不少台湾留学生都在谈他论他，那时候，他在哈佛大学读书，我还记得有一位社会学系的师兄去哈佛开会后回来，花了十五分钟忆述杨照如何在会议里发言和说了一些什么，我们听着，在听一个“杨照传奇”。

取得博士学位后，我从美国返台，再回港，于《明报》担任副总编辑，策划副刊改革，找得了杨照的联络方法，打电话向他邀稿，他接电话时说了一声“喂……”第一时间印证了“杨照传奇”的其中一个元素，果然，他的声音很厚实，很有说服力，多年以来我只知道一位作家能在“声力”上跟他比拼，那就是梁文道。后来我将此感想对胡洪侠说了，他在《书情书色》里把我的慨叹写出来：“二〇〇九年香港某夜，我们从严禁吸烟的名门私房菜馆，逃到距会展中心一箭之遥的海军码头露天咖啡座继续闲聊。马家辉突然大有感慨，指着杨照和梁文道对我说，杨照和梁文道的嗓音都很好听，浑厚，有磁性，听着容易让人信任。咱们俩的声音太难听了，太尖，沙哑。”

说不定胡洪侠那夜跟我一样在心底暗暗妒忌他们俩。

第一次见到杨照的庐山真面目，是在台湾，他请我在喜来登酒店吃牛扒，讨论香港《明报》副刊与台湾《新新闻》的某个合作项目，此番相见，又印证了“杨照传奇”的另一一些元素，果然，他的眼神很坚定很可靠，仿佛人间所有事情都在他的盘算他的掌握之中，他的学识也广也深，出口成章，跟传说之中的他完全没有打折。

其后我们做了十四年的朋友。

我跟胡洪侠的友谊亦有十四年历史，但开展于我离开了《明报》之后。一九九八年开始，我参与了“四城文化会议”，那是每年一度的民间交流研讨活动，轮流在香港、上海、深圳和台北之间举行，每城各有人脉班底，香港主要是荣念曾、胡恩威、梁文道和我，台北是南方朔，上海是荣广润，深圳则是胡洪侠和尹昌龙等人。那年头，诨号“大侠”的胡洪侠不知道是《深圳商报》的记者抑或编辑，总之是在前线打拼，跟今天的《晶报》负责人

官位隔离尚远，但没变的是，不管于今天和当年，他都是那么爱喝酒爱聊天爱抽烟爱读书爱写作，以及，爱开玩笑爱搞气氛，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喜欢听他演讲发言和主持会议，有他在，大家肯定笑得嘻嘻哈哈。最近我在一场座谈里称赞胡洪侠位列我心中的“名嘴排行榜”前五名之内，甚至若论幽默感，他占首位，但他偏不相信，我没法子，只好在此写出，留下记录，立此存照。

这本书之能够现身，其实亦沿于某回座谈活动后的烟酒场合里由我首先对胡洪侠提出的创意，我知道胡洪侠爱玩，好玩的事他必支持，所以认真地对他说出想法。那回，我说，大侠，我一九六三年出生，你也一九六三年出生，台湾有一位作家杨照亦是一九六三年出生，不如我们合作写点文字，分从两岸三地审视自己生命所经历过的种种喜悦或不堪，那既是个人回忆，亦是集体历史，写起来和读起来，皆具趣味。

心思敏感的胡洪侠一听，立即猛力拍自己的大腿道，同意！就这么干！

胡洪侠是河北人，北方汉子总喜把“就这么干！”挂在嘴边，然而世间事情一旦实践起来，还得克服好些技术障碍，譬如以何种形式合写、写了在何处发表、多久发表一次之类，由于议而未决、决而未行，合写之事一拖再拖，拖了整整三四年了，拖到二〇一〇年二月始在《晶报》落实启航，但若不是汪小玲善尽监督之责、每周催稿，这趟航程又必中途抛锚停休；想来，三个老男人都应该对她郑重说声道谢。

好了，三个老男人的合写专栏持续刊登了，也开始结集出书了，当天的一个小创意成为事实，我心高兴，可是我又必须借引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的一段书信自白求取原谅：“关于生平事迹，我是属于克罗齐那一派，认为作

者价值在于作品（如果有价值的话）。所以我不提供生平事迹，不然就给假的，再不然我会想办法东改一点西改一点。所以你有什么想知道的尽管问我，我必告诉你，但我绝不会告诉你事实，这点你可以放心。”

而我希望，杨照和胡洪侠都写得比我老实。

序三

胡洪侠

“这真是一个奇迹”

我先认识香港的马家辉，后认识台北的杨照。和马家辉聊天时，得知杨照也是生于一九六三年，我们三个原是同龄人。我对家辉说（也可能是家辉对我说），其实我们可以一起写本书。三个人在不同的华人社会长大，同样的一个题目，必能写出不同的经历、想法与格局，其中的种种差异，一定多有意味深长之处。家辉答应联系杨照，希望马上开始。说起来，这初次“订约”，都是六七年前的事了（家辉说是三四年前的事，聊备一说）。

尽管马家辉的“马上”并不总意味着“上马”，但此事似乎也从未“下马”，每此见面我们都要温习一次，互相埋怨一顿，然后再次想象一番，比如我们可以合作开一个博客，再找家报纸开个专栏，线上线下互动，鼓励读者点题，诸如此类，直把自己的心情说到“如火如荼如咖啡”为止，可结局呢，往往又是说说而已。二〇〇九年香港书展，总算遇到了杨照，三人于海边一酒吧小聚，旧事重提，都觉得如果再光说不练，那就太不够意思了。当场按生辰年月排定了座次：杨照居首，家辉屈居老二，我心不甘情不愿地成

了老三。老大说你们老二老三把此事耽误了，以后就听老大的。彼时维多利亚海湾海风习习，涛声阵阵，灯火点点，那风那涛那灯都见证了三个老男人的“海誓山盟”。可是，实践再一次雄辩证明，老大并不比老二老三更靠谱，接下来的一年里，风过耳，灯没亮，涛声依旧。

二〇一〇年，还是在香港书展上，马家辉、朱天心和我有一个对话，谈一九六〇年代大陆、台湾、香港不同的生活。身为主持的马家辉掌握话语权，当场向一百多位听众公布了三地三男人的写作计划。提问环节有听众说你们这本书一定很好看，“请问什么时候出版呢？”家辉笑了，说我们都计划了很多年了，应该很快可以开始了。他不失时机地看了我一眼，我也笑了，斗胆说了一句：“明年吧。”

明年复明年，一直到了二〇一〇年，“对照记 @1963”专栏总算走出了小会议室，走进了《晶报》“人文正刊”的“正点”版上。说起来好笑：版名叫“正点”，可这个专栏已经“晚点”很多年了。

这一刻我在想，“对照对比对流年，三人三地三本书”，这样一个让人眼睛一亮的写作创意，究竟为什么多年未能实现呢？说三个人都不靠谱那自然是开玩笑，说其中另有“隐情”，或许就能讲得通。这“隐情”就是：“对照记”自然是有趣味的创意，果真要写起来，其实并不容易，起码对我本人是这样。其一，怎么写？我们要写的是“公共话题中的私人记忆”，这不同于平常写时评、书评，说的尽是别人的事；我们需要激活自己的青少年记忆，说一些之前从未披露过的自己的事。“投枪”投向别人总是容易，投向自己时又该如何自处？我们需要多少勇气才能直面往往不堪回首的过去？回避什么，隐瞒什么，当然是作者的权利，但这一权利要如何在“据实直书”前提

下得以维护以求适度、适当？其二，写什么？既然是“对照”，那就要写出差异。我们所处的三个华人社会，其政治体制、经济制度、社会状况、文化面貌，差异不可谓不大。但是，选择什么样的主题词才足以呈现这种种差异？更麻烦的通常不是如何写出差异，而是差异大得简直无法下笔。比如家辉曾提出写一期“英国女王”，我和杨照都反对：我们根本无从写起。诸如此类，都需要时间慢慢做理智与情感方面的准备。我甚至想，这一写作计划拖得时间可能还不够长久，我们应该等待一个更合适的时间。我们也应该有足够的时间讨论每期的主题词。好在“对照记”我们计划写三本，第一本暴露出的缺陷还可以由第二本、第三本弥补。

可以想象一下，分别出生在大陆、台湾、香港的三位同龄人，联袂完成一个通过回忆相互对照的写作和出版计划，这在三十年前是可能的吗？二十年前呢？所以，先不论其他，仅凭创意竟然能够实现，且起始于深圳报纸专栏、继之以三地同时出版新书，就用得上铁道部前发言人的一句“名言”：这真是一个奇迹。八〇后、九〇后对此感触不深，而对六〇后而言，这是我们小时候做梦都梦不到的事情。

目 录

一	台湾	17	
	杨 照	梦里不知身是客	18
	马家辉	第一次冒险接触	21
	胡洪侠	玉米地里的台湾	24
二	香港	27	
	杨 照	有“咸湿片”风光的香港	28
	马家辉	当“港仔”变成了“港佬”	31
	胡洪侠	通往香港之路	34
三	大陆	39	
	杨 照	只存在于地图上的美好大陆	40
	马家辉	慢慢地，我蹲下来了……	43
	胡洪侠	我在这头，大陆在哪头？	46
四	耶稣	49	
	杨 照	竟然“蒋公”是耶稣信徒！	50

	马家辉	傻佬正传，在街头	53
	胡洪侠	我与你相逢不相识	56
五	孔子	59	
	杨 照	我的第一部电影剧本	60
	马家辉	我和孔子的私密时光	63
	胡洪侠	孔子的模样	66
六	火车	69	
	杨 照	幻梦的夜班车	70
	马家辉	在英国火车站门前想见香港	73
	胡洪侠	从此生活有了远方	76
七	飞机	79	
	杨 照	没有花环，也没有哭哭啼啼	80
	马家辉	飞机，和我的第一次	83
	胡洪侠	飞机在梦想之外	86
八	春游	89	
	杨 照	成形中的青春欲望	90
	马家辉	在郊外烤肉时遇上黑帮飞仔	93
	胡洪侠	无名的春天	97
九	世界读书日	101	
	杨 照	开启阅读历程的一本参考书	102
	马家辉	救书记	105
	胡洪侠	这一天的日记	108

十 初恋	111		
杨 照	恶作剧与暴力中的青春真情	112	
马家辉	我的六岁的小女孩	115	
胡洪侠	到底什么才是初恋?	118	
十一 母亲节	121		
杨 照	那个母亲节的前一天	122	
马家辉	不打麻将，要干啥?	125	
胡洪侠	没有了母亲的母亲节	128	
十二 电车	131		
杨 照	搭地铁进城，进了中国城	132	
马家辉	迷情电车	135	
胡洪侠	电车上的心情	138	
十三 男厕所	141		
杨 照	烟味弥漫的那间厕所	142	
马家辉	他们把口水吐在我的脸上	145	
胡洪侠	神秘的调令	148	
十四 女同学	153		
杨 照	宿舍无缘的女同学们	154	
马家辉	粽子，以及温柔，还有暴烈	157	
胡洪侠	“你知道我说的是谁”	160	
十五 琼瑶	163		
杨 照	仿佛出自琼瑶小说的人生瞬间	164	

	马家辉	期待有个男子站在门外	167
	胡洪侠	那些明亮的日子	170
十六	历史课本		173
	杨 照	坚守“无趣原则”的历史课本	174
	马家辉	曾经，我是少年柏杨	177
	胡洪侠	要论“历史课本”，不妨说说《要论》	180
十七	单车		183
	杨 照	单车上的年轻时光	184
	马家辉	我是单车纪录保持者	187
	胡洪侠	我家自行车之怪现象	190
十八	女老师		193
	杨 照	那个坚持要拯救我的老师	194
	马家辉	当密丝陈遇上问题学生	197
	胡洪侠	三十年后的第一课	200
十九	搬家		203
	杨 照	搬离儿时	204
	马家辉	到了搬家时分，“稿神”亦有脱稿危机	207
	胡洪侠	三百箱书和四条汉子	210
二十	收音机		213
	杨 照	广播生涯的“地下”开端	214
	马家辉	收音机杀人事件	217
	胡洪侠	收音机里传出我的名字	220